

陆贵山文集

第五卷

作家出版社

现当代西方社会，存在着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两大社会文化思潮的时好和冲突。较而言之，现当代西方社会的人文主义社会文化思潮占据着主导和支配地位，它渗透并规范着现当代西方社会的人论和文学的全方位和全过程，成为现当代西方社会的人论和文学的核心和灵魂。人们为了将现当代西方社会的人文主义同文艺复兴以降乃至启蒙运动、狂飙运动的^{时期}那种光明的古典的人文主义相区别，往往把前者称为新人文主义。这种新人文主义的思想内涵和精神意向和光明的古典的人文主义是迥然有别的。光明的古典的人文主义作为新兴市民阶层的思想武器，其批判锋芒指向腐朽的封建专权，追求

陆贵山文集

第五卷

文艺理论卷

陆贵山 著

作家出版社

目录

引 论 文艺的微观研究和文艺的宏观研究	/1
一、文艺的微观研究	/1
二、文艺的宏观研究	/3
三、文艺的微观研究和文艺的宏观研究	/6
文艺的母元网络系统	/11
一、文艺的历史精神	/11
二、文艺的人文精神	/26
三、文艺的美学精神	/50
四、文艺的人文精神和文艺的历史精神	/72
五、文艺的历史精神、人文精神和美学精神	/92
六、“美学观点”、“史学观点”和“人学观点”	/106
文艺的关系范畴系统	/123
一、文艺的客体性和文艺的主体性的关系范畴	/123
二、文艺的群体性和文艺的个体性的关系范畴	/140
三、文艺的认知因素和文艺的价值因素的关系范畴	/155
四、文艺的内容因素和文艺的形式因素的关系范畴	/171
文艺的中介网络系统	/189
一、文艺的实践网络系统	/189
二、文艺的文化网络系统	/205
三、文艺的心理网络系统	/218

四、文艺的语言网络系统	/232
宏观文艺学的学科地位和学科建构	/245
一、宏观文艺学的学科地位	/245
二、宏观文艺学的学科建构	/259
后 记	/274

引论 文艺的微观研究和文艺的宏观研究

一、文艺的微观研究

分析和综合是人类思维的两种方式。这两种思维方式或同时运用，或交替运用，呈现着共时和历时两种状态。

文艺的微观研究是文论家和美学家的分析思维所承担的理论探索的职责和使命。分析思维往往和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和思维模式紧密联系在一起。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和思维模式的主要特征是把对象的有机的整体切割成互不相关的部分，隐去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行静止的封闭的孤立的观照。这种与对象的全局没有亲缘关系的局部研究，往往能洞察和深究事物的细节。由于专注于文艺的某一层面进行精微的审视，总能获得诸多“片面的深刻的真理”。以分析思维取胜的文论家和美学家们都凭借自身所擅长的研究方向，取得了独特的学术成果，从而在文论思想史和美学思想史上，占有不可取代的乃至十分显赫的学术地位。他们作为文论思想和美学思想的某一领域中的行家里手，达到了相当高超和精细的境界。

特别是20世纪以来的现代西方文论和现代西方美学对文论和美学的某些层面的分析和透视所取得的研究成果极其繁复和丰盈。以分析思维取胜的学者们营造了一个文论和美学的纷纷扰扰和沸沸扬扬的世界。各种文论观念和美学观念，流派林立、异彩纷呈、乱花迷眼，使人无所适从。同时，各种文论思想和美学思想演变相当神速和奇

妙，不断“走马灯”似的花样翻新。学界的先行者们的新的发现总被他们的后继者的新的学说所取代。“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时下爆红之高论，瞬间便成明日黄花。在西方现代文论和美学的“热门”和“闹区”里，读者们得以鉴赏到多种令人目眩的学术景观。诸如，出现了各式各样的“中心”：“社会中心”、“作者中心”、“文本中心”、“读者中心”等；出现了各式各样的“学”：文论和美学的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学、伦理学、心理学、审美学、现象学、阐释学、接受美学、语言形式符号学等；出现了各式各样的“论”：文论和美学的反映论、主体论、实践论、生产论、价值论、体验论、象征论、意志论、直觉论、修辞论等；出现了各式各样的“主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印象主义、象征主义、表现主义、存在主义、弗洛伊德主义、形式主义、逻辑实证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权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出现了各式各样的“批评模式”：社会学批评、文化学批评、伦理学批评、美学批评、神话原型批评、叙述学批评、语言学批评、修辞学批评、形式语言符号学批评等。完全有理由说，20 世纪的现代西方文论思想和美学思想对文论和美学的某些层面的局部分分析和微观研究趋于巅峰状态。

文论和美学的局部分分析和微观研究是非常必要和不可或缺的。人们对对象的感知和体验总是从其中的某一点或某一层面开始，进而求得更加全面和深刻的理解。这是符合对事物的把握程序和认识规律的。整体由部分构成。只有洞察细节，才能驾驭全局。恩格斯说，对事物的宏观研究“虽然正确地把握了现象的总画面的一般性质，却不足以说明构成这幅总画面的各个细节；而我们要是不知这些细节，便看不清总画面”^①。恩格斯的这个论述给我们以深刻的思想启示：“总画面”只能勾勒对象的“一般性质”；明察细节是为了看清“总画面”。这两者总是力求达到辩证的融合和和谐的统一。20 世纪以来的现代西方的文论观念和美学观念，虽然都是以拥有“片面的深刻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2版），第3卷，第359页，人民出版社，1995。

真理”取胜，但一定程度上都把这种“片面的深刻的真理”推向极端，提升为涵盖一切、压倒一切、统摄一切、主宰一切的“上帝”，自觉不自觉地陷入了以点代面、以偏概全的误区。

归纳起来，20 世纪以来的现代西方的文论思想和美学思想，在多维度和多向度上取得了长足的突进。从横向上看：20 世纪以来的文论观念和美学观念几乎覆盖了全部领域，具有相当宏阔和博大的广度，呈现着共时态的丰富，揭示了文论和美学的多方面的本质和本质的多方面，综合起来，可以形成相当完整的理解和全面的体认。从纵向上看：有些文论观念和美学观念不断地向对象的本质多层次和深层次进行开掘和钻探，诸如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和深层心理学以及荣格的神话原型理论和集体无意识学说，都达到了相当幽深和精辟的程度。这种对洞察和穿透对象本质的深度的追求和叩问，显示了学者的聪慧和睿智。从流向上看：20 世纪现代西方的文论家和美学家勾勒和描述了他们所属那个时代的文论观念和美学观念的演变、更新和发展的轨迹，为之打上了动态的矢度的烙印。上述关于从空间的横向和空间的纵向、从时间的流向把握和探讨对象的总体思路，对运用分析思维研究文论思想和美学思想所追求的广度、深度和矢量，提供了全方位、多侧面和立体感地探索复杂的学术问题的深刻的思想启迪。

二、文艺的宏观研究

宏观研究是对对象的全局性和整体性的宏观把握。宏观研究的根据是因为任何事物实质上都是—种系统存在，都定位于自己所隶属的宏大的关系范畴构成的框架体系之中。正如弗莱在《文学的原型》中所指出的：“像自然那样，艺术也是一个系统研究的主题。”著名文论家卡冈在《艺术形态学》中认为，必须考虑艺术的总体结构，即艺术的“群”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应当努力把握“艺术形态学的

总范畴”，即“它的多义性和多面性”^①的构成规律。由文艺的全方位和全过程所表现出来的系统本质都要通过一系列的关系范畴和范畴关系来体悟、来解析。美和艺术的存在方式和发展机制都是关系，即依赖于关系范畴和范畴关系的改变、调整 and 重构。因此，只有宏观研究才能把握文艺的系统存在和系统本质。文艺的某一层面和某一阶段中的局部存在和局部本质，只有置于文艺的全方位和全过程中系统存在和系统本质中，才能得到合理的正确的阐释，从而清醒地洞悉文艺的局部存在和文艺的系统存在、文艺的局部本质和文艺的系统本质之间的范畴关系和关系范畴。从系统地表现为网络形态的关系范畴和范畴关系中，鸟瞰文艺的系统存在和系统本质，是宏观文艺学的战略使命。

微观文艺学的战术目标是在于捕捉和界定文艺的某一层面和某一阶段中的单一存在和单一本质。这固然是不可缺少的，但无法取代对文艺的全面的系统的整体把握和宏观研究。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作为人类两种重要的思维方式总是同时或交替使用的。对文艺的宏观研究历史上曾出现几次令人瞩目的高潮，为学者们提供了可资参照的范例。综合性的宏观研究从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开始。亚里士多德对文艺现象作了朴素的现实主义的理论概括，而柏拉图对文艺现象的宏观研究带有浓郁的浪漫主义气息。到了德国古典哲学的巅峰时期，思想巨人康德和黑格尔对文论和美学的综合的宏观研究，令人叹为观止。康德以唯心主义先验论的方式对审美和艺术诸多问题进行了全面的阐释。他的著名的一系列二律背反的命题，揭示了美所包含着的极其复杂的矛盾。他弘扬悟性，提出了介于悟性和理性之间的判断力的概念。他推崇人的“主体性”、“目的论”、“实践理性”、“形式经验”、“审美共通感”、“美的理想”、“自由想象”、“创造原理”、“艺术天才”、“绝对律令”等学说都具有极大的学理上的包容性和覆盖面，蕴涵着现当代文论和美学的理论的生长点，对后人产生了巨大而又深远

^① [苏] 卡冈：《艺术形态学》，第422页，三联书店，1986。

的影响。黑格尔在他的富有震撼力和说服力的宏伟巨著《美学》中，尽管把美和艺术作为绝对精神或绝对理念的派生物和演绎物，但勾勒和描述了美的艺术和艺术的美的全方位和全过程，充满着强烈的现实感和幽深的历史感。他通过理念论向空间的横向、空间的纵向和时间的流向的内化和外化、演绎和辐射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富于辩证意味的综合性的宏观研究。他对先期的“美和艺术的研究方式”作了历史性的总结，指出存在着“经验作为出发点”、“理念作为出发点”和“经验观点和理念观点的统一”作为“研究的出发点”三种途径。他列举了多种文艺观念和文艺目的：诸如认为艺术是“人的活动的产品”、是“从感性世界吸取源泉的作品”、出现过“摹仿自然”的“目的说”、“激发情绪”的“目的说”和“更高的实体性的目的说”。黑格尔以总结美和艺术研究的历史经验为基础，架构了自己宏大的艺术和艺术的美的理论框架和逻辑体系。他首先从空间的横向和纵向结合上，对艺术美的理念和理想加以界定，进而开掘艺术美所蕴涵的思想的广度和深度，探讨了艺术美的理念和理想的“定性”以及艺术家如何以自己的想象、灵感、风格和富于独创性的天才实现合于“定性”的主体和客体的统一，表现和抒发艺术的美和美的艺术的理念和理想。继而，又从时间的流向上，对艺术的美和美的艺术进行历史回溯和跟踪研究，沿着历史发展的线索考察了象征型艺术、古典型艺术和浪漫型艺术，给予其历史定位，通过理性分析，追寻和叩问艺术美的理念和理想发展的历史规律。同时紧扣着艺术演变的历史轨迹，用宏大的篇幅体察和描述了艺术的美和美的艺术理念和理想在部门艺术中的生动体现。黑格尔的美学和艺术哲学体现出宏阔的辩证法和幽深的历史感。康德和黑格尔在文论和美学的思想史上都具有同等重要的学术地位，他们都取得了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从未有过的文论和美学的综合的宏观研究的最高成就。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德国古典哲学和德国古典美学的承接、批判和改造，创建了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重要标志和核心内容的哲学体系和美学体系。马克思主义的文论和美学体系带有明显的宏

观性质。必须运用能够充分体现系统论的精髓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将文论和美学的重大问题置放在文论和美学框架体系和关系范畴的宏观网络和逻辑链条中加以阐释，通过宏观研究和辩证综合，才能得到合理的正确的解决。

三、文艺的微观研究和文艺的宏观研究

只有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即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才能为认识和处理文艺的微观研究、文艺的宏观研究以及文艺的微观研究和文艺的宏观研究的相互关系提供可靠的理论根据和坚实的哲学基础。

必须辩证地理解文艺的宏观研究和文艺的微观研究的相互关系。任何事物的总体与部分、全局与局部都是互补的，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但如果把两者对立起来，必然会陷入这样那样的偏颇和迷误：或用对文艺的宏观研究拒斥对文艺的微观研究，可能导致文艺研究的笼统、虚脱、浮泛、混沌和模糊，不得不说一些伟大而无用的空话；或用对文艺的微观研究取代对文艺的宏观研究，可能造成对文艺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原理的淡化和冷漠、颠覆和消解，执迷于追求所谓“片面的深刻的真理”，演示“坐井观天”的喜剧。

从总体上说，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仍然具有强大的蓬勃的活力和魅力。马克思主义的旺盛的生命力得到了一些著名学者的肯定和赞扬。詹姆逊认为，“只要权力和控制权依旧是社会的最为主要的问题时，尤其是私人占有制占主导地位时”，“不得不作出一个无法躲避的肯定答案，即重新确认马克思主义对研究正统资本主义所提供的分析模式是无比优越的”^①。一位中国著名的美学家称颂：“要说体系，马克思主义美学体系比起任何美学大师（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康德、黑格尔和克罗齐）所构成的任何体系都更宏大、更完整，而且有

^① 王岳川、尚冰编：《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第9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更坚实的物质基础和历史发展的线索。”^① 萨特充满激情地说：“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尚未衰竭，它还非常年轻，几乎还在童年；它的发展几乎尚未开始。因此，它依然是我们时代的哲学。我们不能超越它，因为我们不曾超越产生它的历史条件。”^② 马克思主义的文论思想和美学思想的宏大的系统性与严谨的科学性与马克思主义文论和美学思想内容的博大精深和宏富丰盈，都是任何一种文论思想和美学思想所无法比拟的。可以说，20 世纪以来几乎任何一种有影响的文论思想和美学思想都一定程度上导源于马克思主义的文论思想和美学思想。诸如：马克思关于人的对象性活动和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观点，为探寻美的本质和美感活动的发生和历史根源提供了理论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始终是主体，在理论方法上，主体即社会和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观点以及关于人的本质力量和对象的本质力量相适应即存在着对应关系的观点，为正确理解审美中的主客体关系这一美学的基本问题提供了理论根据；马克思关于艺术是一种生产的特殊方式或是一种特殊的精神生产的观点，为生产论的文论和美学提供了理论根据；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即是人的需要，生产是为了满足全体成员的需要和物应以人的方式存在的观点，为价值论的文论和美学提供了理论根据；马克思关于人化的自然展示人的感性心理学的观点，为心理学的文论和美学提供了理论根据；马克思关于“人的异化”的观点，为西方各式各样的现代主义的文论和美学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论和美学提供了理论根据，如此等。即便是最有学术价值和思想魅力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论和美学同样不能逸出马克思主义的文论和美学的视野之外，非但无法躲避它，反而总是围绕它旋转，企图通过对它的“同化”和“我化”，加以补充和修改，变换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家和美学家所希望的或能被他们所接受所利用的马克思主义，或演变为他们自身，诸如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弗洛

① 《朱光潜全集》，第 5 卷，第 255 页，安徽教育出版社，1988。

② [英] 麦克莱伦：《马克思主义以后的马克思主义》，第 375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这些学术事实看来好像在揭露马克思主义的文论和美学的缺欠，但同时有力地说明了这些文论和美学流派正是依靠马克思主义的文论思想和美学思想的影响来树立他们学术思想的权威，从而反衬出马克思主义的文论思想和美学思想的不可超越的包容性和先进性。

马克思主义的文论思想和美学思想的基本原理和基本观点是分析、梳理、鉴别、挑选和整合 20 世纪以来的西方现当代的各式各样的文论观念和美学观念的利器，具有不可取代的统摄作用。诸如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理论、关于社会结构和历史发展的理论、关于社会实践的理论、关于人的主客体的对应关系和交互作用的理论、关于美和美感的理论、关于语言和形式的理论，对阐明和整合千态万状的西方现当代的文论观念和美学观念的合理性和悖谬性，提供了灵验的有效认识工具。著名的文艺思想家巴赫金强烈意识到应当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作为坚实的哲学基础，运用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原则，对各式各样的文艺观念和美学观念进行辩证的综合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他发出了“要求系统性”的呼吁。他认为“当代欧洲的学术思想正尖锐地经受着唯心主义和实证主义同时发生的危机，但是有没有积极地解决这种危机的办法呢？我们认为，只有辩证唯物主义可能成为这个基础。把广泛的综合及一般世界观同掌握意识形态现象的多样性和历史的形成统一起来的任务，在任何其他哲学基础上都是无法解决的甚至是相矛盾的。要么是实证主义的平庸的经验主义，要么是唯心主义的抽象的与世隔绝”，“所渴望的把哲学世界观同艺术……等特殊现象的历史研究的全部具体性加以综合，只有辩证唯物主义可能做到。对于这一点，辩证唯物主义有坚定的基础”^①。他还指出：“现在在西欧学术界和哲学界本身可以看到一种既对意识形态上脱离实际的情况也对毫无意义的无力进行任何综合的实证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强烈不满情绪。出现一种把广泛的世界观综合的任务同具体研究意识形态

^① [苏] 巴赫金：《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第 7 页，漓江出版社，1989。

现象生动的变异性、多样性、特殊性以及物质体现的任务结合起来的深刻愿望，而且这种愿望正在变得日益强烈。”他追求这样一种综合性的学术状态，既能“掌握文学现象的具体的现实性和历史真实性，同时又不失掉共同的原则及与其世界观一致的联系”^①。巴赫金敏锐地觉察到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各式各样的具有意识形态特质的文艺现象进行综合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马克思主义的文论和美学带有明显的宏观性质。恩格斯主张用“史学的和美学的观点”来评价作家和作品。由于马克思主义把历史理解为人的有目的的活动过程，因此可以从马克思主义的“史学观点”中引申出和生发出与“史学观点”相联系的“人学观点”。由“史学观点”、“人学观点”和“美学观点”构成带有母元意义的宏大的理论系统，包含着三大文艺关系，表现为：文艺与社会和历史的关系、文艺与人的关系、文艺与审美即文艺自身的内部关系；包含着三大文艺精神：即文艺的历史精神、文艺的人文精神和文艺的美学精神；体现着三大文艺观念和美学观念：即为社会和历史的进步而艺术而美学、为人生的不断完善和为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而艺术而美学、为艺术而艺术或为美学而美学。完全有理由这样认为，与其说恩格斯是提出了一种文艺批评和美学批评的原则和标准，倒不如说他是从文艺批评和美学批评的视角倡导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念和美学观念。恩格斯实际上认为文艺的本质是社会和历史本质和审美本质的辩证统一。任何伟大的作家和作品都应当自觉地体现历史精神、人文精神和美学精神的完美与和谐。用历史精神拒斥人文精神，或用人文精神消解历史精神，或用美学精神取代历史精神和人文精神，都会形成片面乃至悖谬的文论思想和美学思想。可考虑以实践为中介、为动力，将文艺中的历史精神、人文精神和美学精神构成一个宏大的理论系统，对既有的文论研究和美学研究的成果，特别是20世纪以来的西方现当代文论研究和美学研究的成果进行辩证的整合，以求得新的突破和新的

^① [苏] 巴赫金：《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第5—6页，漓江出版社，1989。

发展。

20 世纪以来的西方现当代的文论研究和美学研究取得了赫赫实绩。任何一种产生了深远影响的文艺观念和美学观念都包含着一定的道理。应当探寻和求索各种道理之间的道理。必须区分什么是大道理、硬道理、真道理和全面的深刻的真理；什么是小道理、软道理、假道理和片面的深刻的真理。任何真理都在文论思想和美学思想的总体框架中占有自己的确定的位置和坐标点，一旦超越和逸出了自己的原则界限和适用范围，推向极端，便会走向反面。这无异于用过头肯定的方式否定自己。可以预测，新世纪必然是走向综合或有必要进行综合的时代。马克思主义的文艺学是具有宏观意义的战略文艺学，而只反映文艺的某一层面的“片面的深刻的真理”的文艺学只能归属为具有微观意义的战术文艺学。文艺学的学术框架和理论体系的建构，好比作画一样，既应有精美的细部，更需有宏伟的构图。只有用马克思主义所凭借的宏观的辩证的思维方式对含有一定真理性的各式各样的局部的文艺观念和美学观念进行辩证的整合，将其摆放在总体学术框架中所属的位置和坐标点上，才能建构成一个主导和多元相统一的合理有序、融为一体的文论思想和美学思想的宏大体系。

文艺的母元网络系统

一、 文艺的历史精神

文艺作为带有审美特质的历史现象和具有历史内涵的审美现象，总是同人的历史发生着密切的联系。任何联系都是双向的。必须从两方面来考察文艺同历史之间的深层联系。尽管文艺同历史的发展存在着不平衡规律，但从宏观上说，文艺的演变和历史的推进大体上是同步的。这已经成为被历史老人首肯和定论了的不争的事实。一方面，文艺的产生根源和发展动力、文艺的现实内容和演变机制，归根结底，都必然受到处于变化状态和发展过程中的一定历史条件的影响和制约；另一方面，文艺又反映时代和辐射历史。从艺术的画面和形象体系中，可以也应当看到一定时代的人的现实生活的情景和风貌，使读者从中体悟和洞察到社会生活的本质和历史发展的趋势。因此，作品必然脱不净历史的胎记。文艺作为历史的宁馨儿和美的精灵，总会积淀着和表现着历史意向和历史精神。优秀的杰出的文艺作品一定会附丽着深邃、厚重和宏阔的历史感和时代感。

（一） 关于历史观念和历史精神

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作家艺术家，总是能够通过自己精彩和深刻的艺术描写，反映历史发展的要求，以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始终滋润和洋溢着奋发的时代精神。诚然，文艺的历史精

神和时代精神，总会因历史的时代的发展阶段的不同，表现出明显的差异。历史和时代的上升期与历史和时代的没落期的文艺中的历史精神和时代精神是判然有别的。历史和时代的上升期，社会的全面进步给人的全面发展提供重要的历史条件和历史机遇，总是伴随着人的相应的全面的自由发展，把人提升到一个新的历史境界，推上一个新的历史台阶；历史和时代的没落期，由于社会的畸变和黑暗，往往压抑和摧残人的生态和个性，使人处于被作践被捉弄的悲惨的境况。历史和人的现实关系是十分复杂的。有时觉醒了的有力量的人推动历史的转型和社会的进步；有时变异和没落了的历史和社会又反过来压迫和吞噬人，酿成这样那样的人生的历史悲剧。

历史精神的内涵，可以概括为这样一些重要的方面：叩问和发掘历史的根源性，正视和肯定历史的现实性和历史的规律性，面对现实生活，服从社会理性，尊重历史逻辑，尽可能自觉地主动适应历史发展的要求，努力揭示历史发展的趋势，预示、追求和肯定人的历史发展的光明前景。

伟大的作家艺术家总是能在一定程度上形象地表现出他们所属那个时代的历史风貌和历史进程，成为他们所属那个时代的历史精神的实践者和宣扬者。特别是处于社会转型和历史变动时期的那些具有启蒙主义、人道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的作家艺术家更是如此。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时期，尤其在“五四”运动之后，以鲁迅和茅盾为代表的文艺家和思想家们，以他们的创作和作品，出色地反映了辛亥革命时期的政治风暴和历史面貌；西欧的启蒙运动和狂飙运动时期，以卢梭和歌德为代表的思想家和文艺家，扮演了推动社会进步的先驱和旗手的光荣角色；自觉地充当“法国社会的书记官”的巴尔扎克，尽管是一个政治上的保皇派，由于他看到了自己的阶级不配有更好的命运，于是放弃和打破了他的政治偏见和阶级同情，实际上一定程度地背叛了本阶级的营垒，调转笔锋，去辛辣地嘲讽腐朽的贵族男女，而歌颂和赞美代表未来的市民社会的历史要求的圣玛丽修道院共和国的英雄们，深刻地揭示了法国革命时期新兴的资产阶级取代没落的封建阶级的历史进程；被列宁称为“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的托尔斯泰，批判

了带有原始积累时期某些特征的资产阶级的贪婪、狡诈和残酷，同时无情地冷峻地抨击了沙俄帝国和农奴制度的黑暗、糜烂和丑恶。他苦苦思索社会的出路和历史发展的道路，最后转变成为劳苦大众讲话的宗法制的农民的思想家。他是从宗法制的农民的立场来审视和控诉资产阶级的掠夺和封建贵族的腐败的。尽管他的历史观是向后看的，固执地守护着令人讨厌的保守的和神秘的东方的思想体系——托尔斯泰主义，但他的创作和作品，仍然表现出沙俄帝国从农奴社会向市民社会转型的历史巨变，揭示了从沙俄帝国的土壤上生长起来的新兴的资产阶级取代腐朽的地主阶级的这个历史大变动过程中的阶级关系的改组、经济结构的更替、文化思想的重塑和伦理道德观念的新变。所有这些顺应历史发展要求的伟大作家艺术家都能自觉或不自觉地反映历史发展的客观过程，表现出一定的社会理性和历史精神。

能表现出一定的社会理性和历史精神是以起支配作用的与自己相亲和的历史观念为基础为指导的。因此，文艺创作、文艺评论、文艺接受和文艺阐释所表现出来的历史内容都是根源于特定的历史观念。可以说，有什么样的历史观念，便有什么样与之相对应的历史精神。往往能够看到这样一种有规律性的现象：当人同上升期的前进过程中的历史处于相对和谐的状态时，作家评论家思想家们对他们所属时代的现实生活持肯定态度；当人同畸形和病变的历史状态发生矛盾和冲突时，作家评论家思想家对他们所属时代的现实生活，总会顽强地执拗地表现出诅咒、逃避、消解和反叛历史的人文倾向，并诱发和制造出各式各样的非历史和反历史的历史观念。20世纪以来的西方社会实际上是一个不正常的历史阶段。由于深刻的特殊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原因，造成了历史对人的摧残、压抑和捉弄。这样的历史状态进入作家评论家思想家的意识形态视野，形成了各种非历史化的广泛意义上的各种新历史主义的历史观念。

（二） 各种新历史主义的历史观念和历史精神

1. 现代主义的历史观念

艾略特倡导一种反传统的历史意识。他认为“传统是具有广泛得